

瓯韵

不曾消逝的爱

■ 江兆苓

(上接11月24日三版)

工作本来就是要辞的，离婚后她就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回到父母身边，所以辞的也没有特别可惜。

近几年陈洛事业发展的不错，房子有几套。陆真暂时替他卖了一套，作为治疗费。又请了一个护工，轮流照看。

刚开始她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陈洛哪天突然就醒了。然后他们把本来没离的婚离了，她离开这个城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经过一天天的希望，又一天天的失望，然后又是一天天的希望后，陈洛始终没有苏醒。

时间久了，麻木了，她就渐渐地接受了事实。

如果陈洛就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出于责任与道义，她就照顾他好了。她想，就当是上辈子欠他的，希望下辈子，他们不要再相见，相恋，相爱，又相怨。都已经说好的好聚好散，分道扬镳，却还要以这种不得已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5

人在没了任何等待与希望时，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也没那么难受。陆真想，这辈子她应该都耗在医院了。

然而有一天，医生突然告诉她，陈洛醒了。

她接到这个消息不顾一切跑到医院冲进病房。

陈洛醒来时，感觉自己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医生告诉他，说他在床上躺了近两年。

他想起来了，那天他是开车准备去民政局与陆真离婚的。转弯时，对面突然冲来一辆大货车，他还没来得及打方向盘人就失去了知觉。

医生说，这两年多亏他妻子的坚持与细心照料。既然他醒了，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主治医生是真心替他们感到高兴！每天看到那个细瘦的女子抱着满满的希望来，又带着深深的绝望去，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才好，有些病人永远躺在床上的也不是没有。好在这个病人争气，醒了！

原来这两年都是陆真在照顾他，虽然要离婚了，仅仅也就几小时之差，但在他危难时，她并没有弃他而去，说明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以前不管谁对谁错都让它过去了。以后他们就重新开始，他会好好对她，不再与她争吵。

陈洛躺在病床上，满心期待，他有好多话想对她说。

陆真走进病房，看到陈洛满眼温柔看着她，她有点不适应，稍稍侧头。“既然你醒了，等你出院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真真……”陈洛没想到，陆真看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离婚这件事，满心期待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

再次从陈洛嘴里听到真真两个字，陆真心里百味杂陈。恋爱时陈洛最喜欢叫她真真、真真。后来两人冷战，陈洛都是陆真、陆真地叫。再后来索性连名字也省了，有事直接说事，没事连联系也没了。

陈洛抬眼看向陆真，对方紧紧抿着唇，并没有要与他多说的意思。再仔细看她，形体消瘦，容颜黯淡，头发随意挽着，没有一点时下女子的靓丽与活力。

这两年照顾他很辛苦吧！以致她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打扮自己。以前她对自己的形象多注意呀！

“真真，这两年辛苦你了，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没你想的那么伟大。我照顾你也是因为我们的离不了婚，出于推不了的责任与义务。”陆真面无表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对着一脸冷漠的陆真，陈洛原先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一生气，就冷着一张脸，别人怎么解释也不听。刚认识时，她不是这样的。

那时，校园的樱花树下，陆真一肩长发，缓缓而来，满树的樱花都不及她亮眼。就那一眼，让他认定，这就是他要追求的女孩。

后来真正交往之后，发现她又是那么好却又是那么倔强的一个女孩，他无数次庆幸他遇见了她。

如果不是她的倔强，她也不会不顾她父母的反对，千里迢迢只身随他南下。为了让他创业没有后顾之忧，她选择了教师这个安稳的职业，只为他真的投资失败时，她有固定的工资，可以养活他，让他没有生计之忧。

后来，他在外忙事业，应酬多了，回家少了，每次回家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陆真也不复从前的温柔与体贴，总是疑神疑鬼。直到有天她看到他与金美美一起从一个宾馆出来，她彻底爆发。

他想跟她解释，其实事情并不是她看到的那样，他们只是凑巧遇上而已。但是陆真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真的无从想象一个原来那么温柔善良的女孩能那么歇斯底里说出那么恶毒的话，也是从那一刻他认识到，他们是真的变了。如果在一起是让人变得丑陋，那么不如及时分开，趁互相还没厌倦之前。

与其相互折磨，不如放过彼此。

也是那一次他提出了离婚。

6

“你什么时候的动车票？”在民政局门口，陈洛问陆真。

“下午。”陆真回答时没有一丝表情。

一离婚就要离开这里，一天都不多呆，看来是真的一点都不留恋这个城市了。陈洛看着陆真冷淡的脸，心里无限酸涩。

“我送你去动车站吧。”

“不用！”陆真坚决回绝。

“有去武汉我再联系你。”陈洛无限不舍地说。

“不要！”陆真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已经离婚，那就从现在开始断得彻底，不要再联系。

“真真……”陈洛还想说点什么，陆真已转身离去。

陆真是真的不想与陈洛有再多的纠葛，她也看出陈洛这段时间做出的努力，真心想挽回这段婚姻。但是曾经互相造成的伤害不是水过无痕，她放不下介蒂。她现在只想离开这个城市，回家，好好把这几年对父母的亏欠补上。至于她与陈洛之间，就一切随风消散吧！不要记恨对方，也不要记挂对方。

余生，就让他们做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看着陆真远去的背影，陈洛是真的后悔，后悔自己那天没有控制住自己，说出离婚的话。如果那天他没提离婚的事，他与陆真是不是就还在一起。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只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7

回到熟悉的城市，久违的家，陆真是真的放下了过往。

对于他们的离婚，父母起先埋怨陈洛，也数落她。时间久了，也忘了这茬，开始为陆真的将来作打算。

陆真做了老本行，在一家私立学校应聘了一个职位。父母催她相亲再婚。为了不拂朋友好意，也为了让父母安心，只要有人介绍，她都去相看。只是离婚后，虽没有孩子，年龄已不小，真要找合适的，也不容易。几次下来，陆真对相亲已兴致缺缺，但一直还在相亲的路上。

刚离婚，陈洛每天都会给她发微信。不说过往，不谈情义。都是说每天他做了什么。她没放在心上，也从不回复。就当空气，但也没把他拉黑名单。她想，时间久了，陈洛就会淡了，刚开始只不过是因有那一份愧疚，她不认为一个前夫还真的对她情深不渝。就算他真有那个情，她也不想有那个义，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陈洛知道如果他不联系陆真，陆真她是永远都不会主动联系他的，她的性格他非常了解。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微信上给陆真留言言，虽然她从人回复。

(未完待续)

溪居吴宅

■ 吴立南

从瓯江沿埭旺港向西逆行二十多里地，忽见两侧山高岭峻，众龙汇聚，峰叠叠障，不见了水之源头。正在疑惑之际，已至吴宅。

吴宅村是一个大型的自然游泳馆。

埭旺港从村中流过，峰回水转，形成了一道道湾，布下了一个个潭。两岸青山交错，为每一口潭拉起了层层绿色的帘。

潭水清澈明亮，如孩子的眼睛，清纯，天真，灿烂。白云从蓝天下飘过，在翠绿的山梁之间，潜着水底游弋。清洁的溪滩，圆滑的鹅卵石，不见一丝儿杂草污泥积垢。潭是透明的天，天是清澈的水，底下闪动着的鱼儿，成群结队地穿梭在云朵间。

你或许有了一个天真的冲动，但是不管你动作多么快捷，鱼儿总会在你的指缝中间溜走。不过，你不必有遗憾。你可以翻开水底下的一些石块，里面可能卧着一枚黄澄澄的河蟹，只要你胆子够大，它是逃不过你的手掌的。如果你还要往深水走，潭水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不管你怎样的搅动，她都是碧绿一色。

溪水从潭中流出，在滩头上翻滚，冲撞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上，溅起了洁白的浪花，一路欢歌，就如一部童声大合唱，在青山绿谷中回应。

埭旺港是瓯江中游的一条支流。经吴宅弯弯曲曲向东北流去，在埭埠注入瓯江。山高水长，美景如画，处处生辉。每当我跨过了瓯江，步入埭旺港，看到了故乡的青山秀水，我的眼睛变得明亮，心底也变得坦荡。

在没有公路的年代，我就是顺着溪流边的石子路去外地求学的。一个人的行走是孤单的，但有了溪流的陪伴，我会变得坚强。溪水欢笑着，她永远是那么乐观奔放。她带着我往前走，走出这条三十多里的峡谷。有时候听到背后有铿锵的镐声响，转头之间，那竹排从滩头冲下来，已经从眼前漂然而过。如果遇到相识的乡亲，还能招呼一声，可是速度太快，那声音跟着铿锵的镐声飘向了远方。

吴宅山上出毛竹。没有汽车，竹排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吴宅村有许多撑排能手。他们从山上精选一些粗大的毛竹，然后采伐回家，把竹皮削去，凉干，装配成竹排。竹排可以运载许多东西，如木炭，木料，山货等，一般只运货，不载人，因为河道弯曲，水流急迫，特别在埭旺、吴宅一带，有九个湾，十道滩，竹排过滩如猛虎下山，横冲直撞，一不小心，竹排冲出水道，撞到石头上，就会排挫人伤。

然而，这里却是我小时候的乐园。我从溪流上搬开一条渠道来，把水引到边上。然后用一块木板拦住水，做了一个平台，在木板沿口铺上鱼列。这是一种捕鱼工具，用竹片编制的排列。鱼儿顺着水流从上游冲下来，不小心掉进了竹列上，水从上面流过去了，鱼却被拦在竹列上。并且我在竹列上布上棘刺，不管鱼儿怎样的跳跃，也不能重返溪流。这种捕鱼的方法无疑于守株待兔，一天里收获不多，也就是讨个乐趣。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乐此不疲。

清晨，大人第一件事就是从溪里往水缸挑水。在村前，每段溪流都有固定的挑水坑或者小水井。清澈的溪水从底下哆哆嗦哆地冒上来，冬天里还冒着热气，小鱼儿不知从哪儿进来的，从不怕人，总能从我们的水桶勺子边上躲过去。夏天，当我抹着惺忪的眼睛来到了溪边，第一件事情就是踩着溪水，满怀希望跑到鱼列前看鱼。大多时候不见几条鱼儿，那也没关生系，我可以等待。我把石头搬开，可以把水道做得更合理，引诱鱼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了觅食走入歧途，最终落入我布置的陷阱。我慢慢腾腾在水坑边，掏了一口清水刷牙，捧一手清水洗脸。水是那么的清新，偶儿渗到了咽喉里，觉着是那样的甘甜，正合滋润了干渴了一夜的喉咙。这时候，如果旁边没有别人，我觉得自己应该唱支歌。因为树枝上的鸟儿都在啼唱，特别是麻雀，又多又吵，吱吱喳喳，在你身边扑腾着，也不怕人。

屋里姐在叫我吃饭。因为要上学，我不能在水里玩得太久。不过中午放学是管不着的，我们几个好朋友可以沿着溪水边摸鱼捉蟹。有经验的伙伴，先把鱼儿赶到岩石下面，然后伸手到洞里不停地摸索。鱼是精明的动物，当手伸进洞口，它们早从另一侧逃走了。所以摸到的大多是蟹。但是蟹也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它那对钳子会夹得你手指出血。如果碰上黄刺鱼，我们叫它乌铁钉，不小心被叮了一口，也够呛的。我胆子小，大多是踩着水在边上观望，或者做个下手，帮助捉袋子。后来，我们变换了招术，把鱼赶进石头下面，搬起大石头砸，把鱼儿吓死震死。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下水也能找到乐趣。我就沿着溪边走。沙地上长着一种刺儿，上面结着枣一样的果子，我们土话叫它“紫肚”，肚子里长着毛子，用刀子掏干净，放在水里清洗后，可以食用，味道又酸又甜，是我们最好的点心。

中午时间，我们一般不去游泳。因为学校禁止，如果有人告诉了老师，回校就要罚站。母亲也交代过的，中午水烫，洗多了会肚子痛。所以，我们都是傍晚放学去溪里游泳，这种情况一般大人是不会阻拦的。

吴宅的水潭都不深，水底也平缓，女生一般都结伴在浅水区，水性不是很好，喜欢嬉水。小伙子可就不一样了，都集中在深潭里游泳，最拿手的是潜水，比距离远，比时间长，有的还潜到水底把石头搬上来。还要比跳水，大家排着队推推搡搡往水里跳，水面上水花四溅，一个个水鸭子一样从水里冒出来，嘻嘻哈哈又开始第二轮跳水。有本领的男生就一级一级往岩石上爬，爬到石头的最高点，猛的砸下来，随着水花惊起一片喝彩声。我胆子小，只好在旁边当观众了，只有羡慕的份。但是我能坚持，几乎每天都要跳到水里玩一两个小时，因为水给了我无限的快乐。

在吴宅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不会游泳的，因为我们离水是那么的近。洁净明亮的溪水没有一点污染，不会对我们的眼睛、肌肤和肠胃有丁点的伤害。就如母亲温柔的手，情人的热吻，她对我们注入了全身心的眷顾，让我们获得大自然真诚的爱，使我们的内心永远保留着一份洁净的天地。

在我怀念吴宅清澈的溪水的时候，我要赞美两岸的青山，以及山顶上的蓝天白云和山间清新的空气。她们共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清纯美好的世界。

醉红偷染旦头山

■ 陈肖波

初冬，漫山遍野的醉红，无不吸引人的眼球。这时的山峦是五彩缤纷的，红叶飘飘，一夜间便会红透人们的视线。远远地就能看见，那一树火红的叶子像一个个彩色的蝶在微风中舞动，那红色的精灵肯定是红枫。

说起红枫树，小时候的我，对它并没有独有的认识，并且还不大喜欢这种树，而更喜梧桐树，那是因为红枫树的叶比梧桐树小。小时候，父亲工作的学校里，就有好多株梧桐树，到了落叶的季节，我喜欢拿着一条长长的铁丝把落叶穿起来，拿回家，做饭时用来引火。

我对红枫树的最早感知应该是5、6岁时，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母亲带我去她老家还得要走2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小山村——旦头山，走亲戚时正值这个小山村请戏班演戏，舞台正好搭在几株大树旁边，我问母亲：那是什么树？树上的红叶真好看！母亲告诉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红枫树。

第一次去高湖镇旦头山行摄是2013年的12月初，10多人拍摄主题就是那里的红枫、古桥、流水人家。有几张照片，我特喜欢，心想有机会再去趟那里，拍红枫落叶的镜头。

再次去旦头山行摄已是10年后，8人两车，8点30分，我们准时从县城出发至旦头山，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行人一路尽情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色……车行景移，到达旦头山时，只见古屋、廊桥、柏松、红枫呈现在眼前，简直是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初冬季节，小山村的田野已是一片荒凉，廊桥更显得历史悠久，柏松的松针随风飘下，和红枫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

遥望着村里那一株株大红枫那阵阵的红，我惊呆了，连忙按下快门——藏在红枫丛的小山村，让我沉醉，看，那枫叶树上叶子组成的伞盖从上至下，由一扇一扇分明的排列而成，错落有致；扇上的一片一片的叶子片片坚挺，叶掌棱角分明；整个伞盖一片霞红，没有一点杂色，每一片叶子，仿佛霞光在上面流动，鲜嫩而饱满，细腻腻地呈血球的红色，给枫叶树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我，久伫在枫叶树下，捡起一片枫叶，上面还残留着昨夜的露珠，像一颗颗晶莹的泪滴，我无法知晓这小小的一片叶子，在飘落枝头的那一刻怀着怎样的落莫情怀。对于枫叶，人们都喜欢她绽放枝头时的灿烂，而叶子的前面总有一个红字跟着，而人们大多都冲着这个“红”而来的，这样的爱短暂而肤浅。叶落枝头香消玉碎，人散曲终。灿烂之日，众人云之，繁华过后，陌不相识。

人生中有些风景是注定要失去的，她们就像轻浮的云朵一样，飘过了也不会你的生命里留下任何痕迹，而有些风景是需要用一生去珍惜的，即使是相对无语，也会在无言的世界里形成一种永恒的的默契。



霜落丹枫醉秋光

摄影/陈肖波